

谓庸集

祥子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谓庸集

祥子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谓庸集/祥子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8

(彩云南文丛/赵官禄主编)

ISBN 7-5059-4141-0

I、谓… II、祥…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8558号

书 名	彩云南文丛(1-10)
主 编	赵官禄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冯善雅
特邀编辑	殷海涛
印 刷	云南新闻图片社印刷厂
开 本	850x1168 1/32
字 数	1600千字
印 张	80
插 页	20页
版 次	200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书 号	ISBN 7-5059-4141-O/I · 3228
全套定价	180.00(全十册)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自序

写书要作序，自古皆然；作序得请名家或政要大拿，这也是源远流长的，只是近来尤甚。

无论出本什么小册子，能请上个显达来美言几句，自是陡然增色不少。但可顾虑者也不在少数。一曰须要自家的东西真能出得了手。倘仅只撒豆成兵的货色，随你怎样的有力者口吐莲花，终究还是烂泥糊不上壁，徒然白费了不少力气；二曰须要面子宽阔。耆宿名流们平素眼比天高，罕有几许庸人俗事能入其“法眼”，既非沾亲带故、又无乡里同窗之类的情谊，还是知趣点免谈。否则，与其有那些挖门子钻路子的功夫还不如花到切磋琢磨点学问上去来得实在；三曰得手头阔绰，眼下改革开放，一些人的胆子是大多了，什么都敢想敢干，中饱自肥的事有的也是隔三岔五地涉猎涉猎，更别说被请来谄几句提携褒扬的米汤文字，受点“润笔”自是顺理成章，可落到请者头上，那数目就成了不小的负担了；四曰极可能弄巧成拙，有达官显宦社会名流捧捧场固然是美事，但是，万一请来的是支“银样蜡枪头”，渠只不过凭

了点运气或是别的一些什么东西而挣上了一副冠带，让这样的人云里雾里地给你来上一通不着边际不得要领的话，那不是一上来就让人想要掩卷了么？看来拉大旗做虎皮未必都是好事，硬着头皮去拉，劳己伤财；真的是拉着了，也不见得就真个成了斑斓猛虎。有是数虑，遂自己来附庸风雅凑篇叫做“序”的文字。

这么多年来，被社会上的潮流冲得跌跌撞撞、磕磕碰碰，眼界开了一点，憨见识多了一点，于是有了感想，又于是有了要记录这些感想的念头。一旦动起手来，才觉出了还真有所不便。童言无忌式地直话直说，任何时候都明摆着是不合时宜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则远不如不说；不合说不如不说但又十分想说，于是挑着说说，亦即有的说有的则不说。这样的话，说的不痛快、听着也不见得爽利，但毕竟都还是发自心内，剔去了做作，更毫无装腔。十余年来，从新闻行当出去，混了几年，又回来重操旧业，本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写”，断断续续地在报头报角塞出来，斗胆视之为“杂文”、“随笔”。近年来先贤说的什么“华盖运”缠身不去，碰上了屑小以术“治人”，故写得少登得更少，勉强凑了六十来篇，醜颜集出，自觉殊为不易。这其中还亏了挚友的帮助和鼓励，方能坚持下来。如今看来，也还会坚持下去的。只是集出的东西成色一般，趁此机会，一并就教于方家。是为序。

1999.4.19

目 录

自 序	(1)
瞧它这么地短下来	(1)
关于音乐的饶舌	(3)
也给童心留下点美感	(6)
“假”说	(9)
做人初识	(11)
抬身价	(14)
说 “名”	(17)
看 戏	(19)
书的运气	(23)
上帝也该检点些	(26)
乾隆遗风与招牌墨宝	(28)
玩文学	(31)
商家亦忌俗	(34)

捧 角	(36)
假如那几个梨摆在我们面前	(39)
戒 怒	(42)
检点斯文说风流	(45)
教师节	(48)
广 告	(52)
多读点书	(56)
读书与买书	(58)
初读《沈从文别集》	(61)
壁观暴露艺术	(65)
凑点祝愿	(68)
友情的惶惑	(70)
幽默观止	(73)
善待此生	(76)
杯子的学问	(78)
世故的嬗变	(81)
诱惑之下岂止是尴尬	(84)
关于一些官们的“吃”	(87)
谏“名医”	(89)
面对“服务”	(91)
“买意见”别议	(93)
也试试“却鹦鹉”	(95)
健身与养心	(97)
闲话“闲话”	(99)

再说它几句“闲话”	(102)
看《过年》说生活	(104)
书 痴	(106)
感慨说“会议”	(108)
“脸谱”后面的东西	(111)
“软件”上也得再下点功夫	(113)
稚儿教人识真趣	(115)
贱价与美味	(118)
桑麻旧话	(120)
行风与素质	(123)
攒私房	(125)
为何不能将“焦距”对准些?	(128)
与古人商榷一句话	(131)
做学问、写文章及卖醋	(134)
白描与诗意	(137)
旗号与功力	(140)
不妨收起点崇洋心	(143)
机 会	(145)
“退”的奥妙	(148)
“吃”的困惑	(150)
“贪经”校注	(152)
妄谈星象	(154)

瞧它这么地短下来

文未必以长短论品位。多年来,常见为文者屡喜以华而不实之长文眩于世,此风为方家所诟病。然说归说,做归做,文章就是短不下来。何也?读者虽明了其弊端而颇觉为长所累,但作者们或许以为非长篇巨制不足以表现功力之深厚。于是,能长则长。

洋洋宏篇,固然需匠心运作;片纸数言,又何尝不能流光溢彩?有的短什甚至是更见大家笔力的。老幼能诵的《陋室铭》即是明证。这在文史上并非仅见。上下几千年,如此短小佳作还真可谓琳琅满目。

试举几例——

吕不韦的《九石弓》:“齐宣王好射,悦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其尝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试引之,中关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岂不悲

哉!”寥寥不上百字,而宣王之骄矜不自知,左右阿谀蒙上之卑劣,呼之欲出,其如长文何?

“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辟头入彀,语语中的。赵云的《谏伐孙权疏》言辞之精警简直可与其武艺媲美。

再看看龚遂的《谕渤海吏民》:“农桑衣食之源,而农为尤重。太守至郡,民有带持刀剑,而家无畜牧者,是带牛佩犊也。其卖剑买牛,卖刀买犊,以副太守之望,勿忽。”太守心曲可掬,情理何其感人。倘不嫌麻烦拉出千言万语来,感染力说服力较之此谕又能如何?

自先秦至有明一代,如此短章精制美不胜收,而清人王符曾几悉数搜揽于《古文小品咀华》之内。夜间灯下,讽诵一二,如啜清茗、如嚼橄榄。相形之下,现今为文动辄万语千言者,倘要其短,非其不欲,实未必能。王符曾说得好:“贯通于有得之后,专精于既博之余,洗髓伐毛,陈言务去……左、国、公、谷、檀弓,皆以简贵胜,若出后人手,摘其片言只字,可衍为万语千言。”可见,若想短下来,还要将“有得”、“既博”垫垫底,并将之“贯通”和“专精”才谈得上哩。难怪柳宗元毫不客气地说:“出我文于笔砚之伍,其有评我太简者,慎勿以知文许之。”

看起来,写短一些还是值得吃笔墨饭者下苦功的。

1996.11

关于音乐的饶舌

现今的乐坛，似乎热闹非凡，嘈嘈杂杂地令人目不暇接、耳不暇闻。前天吼着黄土高坡，昨天便是只爱一个你；妹妹还没大胆地往前走多久，几匹狼又见满地乱跑了；今天刚时髦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明天便谁也不知会风行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当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跻身大街小巷，那“强劲”的节奏、那嘶嘶哑哑的吼叫声，犹如五雷轰顶、六面筛锣，震颤得你心脏都会抖出腔外来，实在当得上“震聋发聩”几个字。偏偏又有许许多多爱逐新潮的少男少女酷嗜这些唱不像唱、喊不像喊的调门，用一句经济界的话说消费引导了生产、生产又刺激了消费。一来二去的此风但见日盛，而所谓的严肃音乐、所谓的传统音乐等等弄得出了点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景象。如此这般，击节喝采者有

之、扼腕叹息者有之、奔走疾呼者也有之……但热闹的照旧热闹、寂寞的依然寂寞，个中奥妙便不免让人三思了。

一个时代，自然会有与之相符的文艺。时至当今，社会迅速发展、生活节奏快捷，乃至人的感情和思维都难免烙上时代的印记，影响所及，百姓们的审美观和情趣流之于粗放、简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一切的细腻和深沉都无不与时风相异其趣。久而习之、习而惯之，于是迹近于写实的高歌低吟大发其市，风靡海内，甚而至于一浪盖过一浪，只见歌坛“新星”灿烂、新潮翻涌，大潮冲击之下，传统范畴的音乐渐赋式微也就不足为怪了。无庸讳言，我国全民受教育水平并不很高。这在不同程度上对人们的音乐审美观也会有所影响。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惯于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人们对音乐的不同兴趣和爱好难免受到压抑或束缚。一旦国门乍开，对陌生事物的诧异和企羨的心情便觉分外殷切，加之人们艺术素养、审美情趣的高低不一，故而舶来音乐特别是些港台货不分良莠地被兼收并蓄。这些东西，虽然为我们的乐坛歌坛吹进了一股股新风，但不少的平庸货色亦乘便大发利市。无病呻吟的“情感”、歇斯底里的发泄，弄得不少人如痴如醉、似颠似狂，把本就不怎么太高的音乐欣赏水平引向了一个较低的层次。我们曾经很喜欢讨论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如果把这视为健康的“普及”，则未免有点曲解人意。普及不等于降低水平、为人民大众服务亦不是要去迁就低层次的品位。当然，“萝卜青菜，各人所爱”。各人都有

自己的兴趣爱好,在音乐方面也都愿意欣赏自己能够理解的、觉得是“美”的作品。这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既无可厚非,也不必强扭。但不能因此就牵强地认为能流行的就是有生命力的、就是很美好的。客观地说,这种所谓的流行,与古代“有井水饮处便能歌柳词”和白居易诗歌白发老姬皆能咏之的深入人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样地,较之西方交响乐和歌剧的久盛不衰、我国近一个世纪来经时代风雨冲刷而流传下来的民族音乐的优美、醇和,那些哥哥妹妹、雨点雪花的不免露出了些浅薄相。

话虽这么说,时下歌坛的热闹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一定时代的产物,同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等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有着内在的联系,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会相应地改观。要想人为地或取或舍都可能会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因而,喜之者将其奉为永恒的主流或音乐发展的方向恐怕过于武断和片面。众多的“新星”成为瞬息即逝的流星、无数的“新潮歌曲”早已被人遗忘便是明证。厌之者唯恐斯文不再雅音难存也未免失之于杞忧——世间万物皆有其自身的运动律,音乐亦然。几十年来终于可以自主地爱些东西,其口味之杂乱是可以想象的。待到兴奋劲(一个时期的)消退、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逐渐上来,自然又会出现能适应时代人需要的另一种音乐艺术和另一种欣赏情趣的。近来,社会上古典音乐正悄悄地抬头,体现民族文化精华的音乐也在无声地勃兴足能说明点什么。因而,多虑大可不必。

1993.5

也给童心留下点美感

童心差不多也就是纯真与美好的同义词。因为,大体上透过儿童的视听折射到幼小心灵里的世界本来就应该是美丽的、温暖的。

自己在儿时,虽然碰上了“文革”,目睹了街头的游斗、经历了红卫兵破门而入大抄大捡的惊恐,但在邻里之间、在家庭里却还是依然感受到一片和煦的温情和暖意。那时,谁家里有什么难处了,左邻右舍是断不了会帮一把的;哪位二杆子在街上放肆定会遭到路人的谴责;大板车上坡上不去也决然会从旁伸出几只手来推着一起往前走;红领巾路上拾到枚镍币自然是交给附近的警察叔叔临了大家还互相敬个礼。动荡的岁月中也还是能从世象中看得出一些人情和爱心的美好。

又换了一代人,轮到儿女们来直观地打量世界和社会了。和自己比较,现时的小儿女们境地是好得多了。大楼鳞次栉比、汽车川流不息、商店里琳琅满目,吃穿玩乐自然是不用愁且质量高得多。这当然显示出了社会实践的进步。面对变化了的生活和环境,自己有时都不免不知不觉地陶然于身旁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明与进步。并且总觉得后辈们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岁月,对生活的好处自然难得有心得体会,也就很少注意到幼小的心灵里会装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有个早晨,骑车送小孩去幼儿园,浑浑噩噩地只管赶路,小孩蓦地迸出一句话:“爸爸,现在坏人太多啦!”这真是没有料到的。听了只觉得莫明其妙且心里有点沉,忙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她说明道:“上幼儿园去的路上总是看见有人相骂,还常常见有人打架,大人们都随手扔瓜皮扔纸屑扔塑料袋还随地吐痰。……”听了这些方才莞尔地放下心来——不过是小孩见到的一些情景与她平常在幼儿园和家里领受到的文明行为的说教不一致而已。于是便只好从正面提醒孩子还是要从小养成文明和习惯等等,如此而已了。

放心之后却又渐渐异样地不甚轻松起来。小孩的观察其实并非太浅近的。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中、社会里还有那么多丑陋的东西:见利忘义、蝇营狗苟、尔虞我诈、……这些尚都不在童稚的视线之内。假若他们看到了披着“领导”、“干部”外衣的蛀虫们在蚕食鲸吞国家的财富人民的血汗,假若他们看到了权力和利益怎样地在交换、假若他们看

到了暗影里花枝招展的情女们并非被迫地干着卖身的勾当、假若他们看到了“同事们”怎样地倾轧和扯烂污……假若他们看到人际关系的蜕化、品味到有点薄如纸的人情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浇薄世风,除了“现在坏人太多啦”的感觉之外还会生出什么感想呢?而这一切又都是实实在在体现于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虽然这些并非社会的本质,却或多或少给社会和生活抹上了污秽和阴暗的色彩,但面对这些,我又能对小孩说些什么冠冕堂皇的话呢?所能做的也不过是教育小孩从小就“洁身自好”、自省自新而已。

物质丰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却眼见得人心和世风不怎么让人乐观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难道要以人类情感的淡化和道德品质的日趋沦落为代价么。假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能引导后辈们向善、从善,社会和未来又会向着怎样的方向和地方发展呢?想想这些,真希望我们这些做大人的不要仅仅满足于让小孩生活在书本上的童话和丰衣足食的环境里,还要以言传身教让他们体会到人情的温暖、道德的力量、希望的美好。而要做到这样,即便是在不相互争斗爱点公共卫生等诸如此类的方面“文明”起来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整个精神文明的素质已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后一代了。

1996.1

“假”说

时下人们热衷于打假，缘起是因了所谓“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让各色各样的消费者们很吃了些苦头，市场也为之显得有些乱哄哄的。同样的原理推而广之在其他的方方面面也有所体现，诸如带有“假”的性质的会议和出国考察、假硕士博士文凭、假医假药，乃至工作上、人际关系上都经常见着些羊头狗肉的勾当等等。于是屡屡有人疾呼“打假”。

“假”的东西实在算得上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假扮”、“假充”、“假冒”、“假造”、“假装”、“假意”、“假道学”、“假惺惺”、“假仁假义”……在我们丰富的民族语言里，关于“假”的描述洋洋大观，足见“假”的发达之一斑。实有的事体也无不在对“假”做着各种各样生动的诠释：姜子牙象煞有介事地渭上垂钓，尚